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

且說徐良對地方說：「你競見著團城子人，可別提起尼姑庵之事，餘者就按我那言語辦理去罷。」地方說：「此時天尚未明，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罷。我給老爺們預備點酒去。」徐良說：「不必。」等到次日天明，地方找了一輛車來，把趙保口中塞物，放在車上，把廟門倒鎖。幾位爺奔五里新街，俱上徐良店中去了。地方朱三解著差使，奔衙門見官回話去了，不提。徐、艾、盧、韓四位進了店中，伙計過來，開了西院房門，到裡面，伙計給烹茶打洗麵湯，然後開飯，大家用畢，談了些閒話，晚間又用了晚飯。徐良說：「眾位，我今天入團城子裡面，探探東方亮他們共有多少賊人，白菊花在與不在。等我回來，我們再定主意。他們若是人多地險，你我弟兄還不可輕動手，等一天半日，展大叔等也就到了，咱們俱都會在一處，那可就好辦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今晚同三哥一路前往如何？」徐良說：「我今晚又不動手，要許多人去何用？你要去，等明日再去。」艾虎無奈，只可點頭答應。天交二鼓之半，徐良換上夜行衣靠，背後勒上大環刀。盧珍說：「小心了。」徐良一點頭，就在院中縱身跳在西牆之外，直奔團城子而來。到了團城子城牆下面，掏出飛抓百練索，搭住上面城牆，倒著上去，用手一扳上面城磚，用了一個騎馬勢，跳將上去。摘了抓頭，往下一看，只見從東北來了兩條黑影，直奔城牆而來，也都是身夜行衣靠，到城牆之下，把百練索搭住了城牆上面，導絨繩而上。到了上邊，復又扔下絨繩去，叫那個倒繩而上。可巧牆頭之上，有一棵小榆樹兒，徐良就在樹後隱住了身子，將二人相貌仔細一看：一個是一張黃臉，上面有一層綠毛；一個面似瓦灰，在印堂處約有鴨卵大小一塊紫記，全都是背插單刀。這二人也是把抓頭扣住城磚，那一個黃臉綠毛的先下去，那一個有紫記的後下去。徐良就轉過來瞧著，見頭一個下去，一手一手倒著絨繩，看看快腳踏實地，就見他把腿往上一卷，復又用腳蹬住城牆，回頭往下看，透著驚慌之色，低聲說：「兄弟你要小心，這城牆腳下，有護牆壕，寬夠六尺，全是翻板，一塊搭住一塊，要是蹬上，可就墜落下去了。可不定多麼深呢，千萬留神。你下來時可得倒腰，非躡過七尺去不行。」上面那個點頭說：「哥哥放心罷，我知道了。」那人踮城牆，一勾腰躡出，足夠七尺，方才腳踏實地。第二個這才要下來，徐良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，趕緊跑將過去，就把他那個飛抓百練索一手揪住，一手把那撓鉤一摘，看看那人剛要著地，一撒手，那人撲咚一聲，就掉進護城壕內。原來這團城子裡所有的灑水連下雨的雨水、尿屎穢水，全歸在這護城壕裡面。這人落在壕中，騷臭難聞。先下去的那個，把翻板給他蹬住，把他拉將上來，抱怨他說：「我連連告訴與你，你還是不留神。少刻要到了藏珍樓，你更不定怎麼樣了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別抱怨我，非是我留神，是百練索抓頭斷了，怎麼怪我呢？」那人說：「抓頭萬不會斷，總是你蹬在翻板上，不信咱們看看抓頭。」徐良在牆頭上暗笑。那黃臉的一賭氣，將絨繩拿過來一看，一絲兒也未動，說：「你來看，一絲兒也未動。」那有紫記的說：「這個事情實在的奇怪，像上頭有人摘了的一樣。」上邊老西暗說：「你算猜著了，是老西多了一把手兒。」那黃臉的說：「你說的真不像話，上面又沒有人，焉能給你摘鉤兒哪。你往那裡去的時候，可多要留神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二人施展夜行術，一前一後，撲奔正南去了。

山西雁方才下來。也是百練索抓頭，抓住了城磚，四面八方細細瞧瞧有人沒人，他也怕的是再有人給他摘了，也鬧身尿泥。然後這才導絨繩而下，離地約有三四尺的光景，看準了翻板，一踮城牆，往後一倒腰，撒手倒出七八尺光景，方腳踏實地。用力一扯絨繩復又往上一抖；抓頭方才下來，將百練索絨繩繞好，裝在百寶囊之內，也就施展夜行術，跟下那兩個人來了。此處原本是東方亮的大花園子，過了月牙河，就是太湖山石。剛一拐竹塘，遇見兩個打更的，噹噹當上交三鼓。忽聽打更的哎喲一聲，徐良就知道被那兩個人拿住了。往前一探身軀，見那兩人捏著打更的脖子，繞在太湖山石洞之內，往下一摔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地，四馬倒攢蹄，把兩個打更的捆上，把刀亮出來，扁著刀亂踏腦門子。只嚇得那兩個更夫魂不附體，哀哀求饒。二人說：「我問你們幾句言語，只要你們說了真情實話，我就饒你們。」更夫說：「只要饒命，我們就說。你們二位是為冠袍帶履而來，是為魚腸劍而來，是為借盤費而來？」二人說：「我們就為魚腸劍而來。這個東西在什麼所在？只要你們說了實話，我們將此物得到手中，不但饒恕你們，還要大大的周濟你們兩個哪。」更夫說：「只要你們饒恕，就足感大恩大德，哪裡敢討賞呢？你們二位既要打聽魚腸劍，我把這道路與二位說明。由此往西，有個果木園子，穿果木園子而過，北邊一段長牆，那裡叫紅翠園，可別進去。一直往南，就看見西邊一段短牆，那柵欄門子可在西邊，似乎你們這樣能耐，就不用開門了。躍進短牆，路北有座高樓，說樓可又不是樓的形象，類若廟門相仿，七層高台階上邊，有三個大銅字，是藏珍樓，外邊明顯著一條金龍，腦袋衝下，張牙舞爪，這魚腸劍就在樓的內面。」二人又問：「聽說這藏珍樓有些消息兒埋伏，可是什麼消息兒？」更夫說：「埋伏是有，我們可不知道是什麼個消息兒。自從我們上工，我們太太爺三太爺親身囑咐，前後打更，紅翠園不許進去，東北角上有一個小廟兒，不許進去。這藏珍樓院子倒許我們進去，但得離著樓周圍一丈，倘若走到離樓一丈之內，弄出什麼舛錯來，或死或帶傷，太太爺可不管。我們可也不知是什麼消息兒。」二人對更夫說：「你的言語，也無憑可考，等著我們得劍回來再來放你。」說畢，撕衣就把他們口來塞住。

徐良看著那二人往正西去了，自己過來，把那一個年長的更夫口中之物，掏將出來，也把大環刀抽出來，扁著刀，往腦門子上一蹭。更夫連連哀告說：「好漢爺爺饒命，你老人家問什麼，說吧。方才那二位，可是一同來的？」徐良說：「是一同來的，他們是上藏珍樓去了是不是？」更夫說：「他們上藏珍樓找寶劍去了。那二位是你老人家的什麼人？」徐良說：「算起來他們是我孫子。我另問你一件事情，你要不說，我打發你上姥姥家去。」更夫說：「你老人家問什麼言語？」徐良說：「你們員外這裡，現在住著多少朋友？」更夫說：「刻下住著朋友不甚多。」徐良問：「都是什麼人？姓名名誰？」更夫說：「金頭活太歲王剛，急三槍陳振，墨金剛柳飛熊，菜火蛇秦業，獨角龍常二怔，病癩多胡仁，就是這些朋友。」徐良問：「火判官周龍上這裡來沒有？」更夫說：「沒來。」徐良說：「有個白菊花來了沒有？」更夫說：「姓晏哪？先前在這裡，如今不在。」徐良說：「我也暫且屈尊屈尊你們，待事畢之後再來放你們兩個。」也就把他口塞住。徐良自己一付度，這藏珍樓有險，讓他們兩個去罷，我先到前邊看看，恐更夫言語不實。白菊花果在此處，設法拿他；他如不在此處，更不可打草驚蛇。再看這兩個賊人把寶劍盜出來盜不出來，他們若將寶劍得到手內，我跟他們到外邊與他們要劍，他如不給，量這二人不是我的對手。主意已定，直奔前邊去了。

單提那二人過了果木園子，看見這紅翠園，直奔正南，迎面有一大柏樹，往西一拐，躡進短牆，一看藏珍樓，與更夫說的一樣。二人直奔七層台階去，離階石有七八尺的光景，二人將要拉刀，就覺足下一軟，登在翻板之上，兩個人一齊墜將下去。要問他們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